

讀「中國今後的思想界」 果 菴

井上哲次郎先生的「中國今後的思想界」(華文大母第廿七號刊載)一文，論中國過去的文化得失與今後應努力的方向，非常精到透闢，這可見沈浸於中國典籍之功力，與對中國精神認識之深刻。而我最心折的則為批判儒學缺點一段，這實在是一般輿論文化人所當深為體認而謀所以補苴之道的。

因為井上先生聲明歡迎批評與駁斥，關於一切精采且不提，而願就淺見所及，說一說可以商榷的地方。這也許是「批評擴大，可笑不自量」的罷？

第一是關於儒教問題。儒家思想，無疑的成為中國思想的主流，他不但支配着三千年來的文化，並隱隱支配着政治。但這只是知識階層在意識上受他的浸潤而並不存有若何宗教的儀式與意味。反之，自孔子以下的儒家，一貫的不主張以鬼神之說說教(註一)，各種祭典只限於天地祖先，而絕無定於一尊的偶像，如耶穌或默罕默德之類；至於民間，那處充滿「汎神教」的現象，雜亂的信奉許多神祇，更不認孔子之說，有宗教力量，蓋中國自來是一貫實利的民族，其所嚮頌的先哲，往矣是人民福祉的創造者，如神農(造耒耜)伏羲(造網罟)黃帝(造舟車，弓矢，文字，衣裳)等，若像希臘神話中所說種種想像出來的神，以及西洋宗教中有自由意志的上帝，在中國似向不存在；古三皇五帝雖也有似自神話的傳說，而絕非希臘式的想像。孔子教人處世注重人事，天不過是假定的善惡最後批判者，作了罪惡，斷不能以祈禱儀式得而捐除，反而，「積不善之家必致餘殃」，乃是積了罪惡，自己就進了地獄，上帝是不會造地獄與人入內的。故在道德上，中國人，尤其是知識份子，從很早就肯定了宗教的力量，因而放辟邪侈，無所忌憚，此誠如井上先生所云：但中國人因不受宗教勢力的壓迫，在歷史上便有了許多因宗教而生的慘劇(類似十字軍東征那種戰爭是沒有的)同時也具備着「遠觀類遇」的特色，那在思想史上，尤無西洋中世紀黑暗時代之不合理現象，這都是中國文化不可泯滅的特質。把孔子作為宗教家看待，在西漢的今文家會盛行過一時，那時出現過大批的緯書，圖讖，硬把孔子也派作「神人」，而說有感生，受命，符應之瑞(註二)當時董仲舒的陰陽五行之說，風靡一百餘年，甚至假「通經致用」之說，鬧出許多笑話(註三)；但到東漢之後，因為這與中國民族的本質太相刺謔，且尤為一般有識者所嗤鄙，於是道士式的儒家遂被排斥於學術之外，而本文之說，至今多不能傳。其後無論六朝的佛法，宋元理學，全然是以哲學眼光對待，不是注意在儀式的信奉，而是志在精神的探討。即如佛教，講究儀式的密宗就不能

在中土遍布，而自唐以來興起的專重徹悟的禪宗却大為發展，此中消息，便是反映着中國民族處境之反對形式，而注重實質。一般人常以孔教二字目為中國宗教。這是很不當的。(今天我讀牛津大學出版的 Advanced Aitha of the World 中的宗教圖，將中國列為孔教 Confucian 誠實可笑)因為孔子在中國，是以學術家，哲學家，教育家以及歷史家或政治哲學者而存在，絕非與耶穌，耶穌等宗教首領相同。若然，則西洋之蘇格拉底，柏拉圖，黑格爾，康德，以及馬克斯皆可稱為宗教家了。無賴漢儒的陰陽五行思想將孔子道土化的說法不能長遠存在，即在晚清，比較有政治頭腦的康有為，今文軍鎮的皮錫瑞，主張以政治力量建立孔教，立於一尊，也是一樣胡野一致反對，章太炎在駁建立孔教(註四)一文極力非難孔子為宗教家之說，他甚至以孔子之功，不在道德，而在「制歷史，布文籍，振學術，平階級」，因為古代學術，傳自王官(漢書藝文志有九流出自王官說)專於貴族，自孔子刪述典籍，教訓弟子，而文化傳布始在時間與空間皆得到延續與擴展，由於平民有了知識，才可以赤手搏公侯，而消滅了特權階級。章氏之說，誠有偏枯之處，因為他是古文家，總要反對今文家「孔子為素王代漢制法」的謬說，故把孔子派作文獻流傳者，而忽略了他在道德上的偉大。但如今井上先生欲以孔子之道為是魏晉易湯以來傳下來的系統，這是一樣偏枯的「祖述舜禹，憲章文武」之論，而大加發揮的則為荀子的原道。按照康氏的孔子改制說，以舜禹為孔子託古改制的偶像，而託古改制為當時思想家共有之手段；又按王國維的周制論，周制實為孔子以後各朝政治之母胎，殷則代表上古典制的結局，如是說來，則所謂舜禹湯文武相接受之說，實所不能，宋魏契嵩撰澤文集論儒於此點闡述甚詳，他雖不悉托古與制度之論，而以年代應證，自魏至春秋，中間相去不下數千年，究用何法流傳，亦頗足，以攻韓文之弊。況在春秋之時，百說橫張，備不過其中之一，韓非顯學篇：「今天下之顯學，儒墨是也。孟子：「今天下之說，不歸於楊，則歸於墨。可見當時與儒家對立的，還有楊墨二者，所謂獨孔氏得聖人之傳者，有何證明可指呢？我覺得這種沈腐的「道統說」無論如何是非打破不行的，也許在這兒詳辨此點是橫生枝節，然此實主張孔子宗教化論者的根柢所在，明乎此則孔子之神化外衣，可以窺過半了。

欲以孔教之力改善道德在暫時確是很難做到的事；第一孔子不具有神化特色，第二中國民族一向缺宗教心與儀式

的信奉力，既如上所述。還有，宗教絕不是在人類文化已達的相當水準的近代所能建設起來的；世界上各種宗教的起源，至少也在一千五百年以前，因為向初民注入宗教說比較容易，越是有文化的民族，宗教的力量反而越稀薄。章太炎說「宗教至誠，有太古愚民行之而後終已不廢者，徒以佛俗難行，非故葆愛嚴軍之也。」(駁建立孔教論)其論甚是(註五)；張天師在漢代可以號召一切，在今日則絕對不行，故欲於今日的文化階層中建立一神化孔子，實屬一形格勢禁，不便之舉。原來中國人道德的墮落，并不完全由於缺乏宗教信仰。德富蘇峯先生一再說中日民族思想的區別在於一以忠君愛國為根幹，一以家族主義為根幹。因為中國人特別看重家族，愛護至深的利己思想，此利己心實為萬惡之源！還有，中國在歷史上改易了若干朝代，帝王易姓甚多，於是個人主義益加發展，所謂「獨鈞者誅獨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墨子非攻故築繁之士，一遇機會，即想實現自己的首領欲，而以天下富貴，供他一人一家的享受，如是，國家思想與忠君思想幾遭摧殘，終至漸次為個人自利主義所掩蓋，真是可痛心的事。日本是萬世一系的皇統國家，對於君王，人民心裡都存有若聖若神的印象，較之中國，實深切而懇摯得多。故我主張提高中國人道德，仍當從教育下手，必須將家族主義與國族主義，而同時在政治上極力要求「賢明」一脈派，賞罰尤要分明，以判別公私之分野，庶幾使人心知所振奮，而不至傾向下滑。

孔子的教訓，我們不能否定其價值，然若不加政治的輔導，徒事宗教式的膜拜與宣傳，那是絕對不行。井上博士又主張在三民主義中增加民德民智兩者，以完成其缺陷，這我們得先看三民主義是否可以用作指導人民生活的經典，井上先生已說明三民主義沒有與中國經典相比擬的價值，足見其並非具備萬有不可。我覺得三民主義的作用乃在乎政治而非在乎思想，孫文對於道德一層，未曾顧及者，正因為他是政治家而非哲學家之故。若像日本明治天皇教育勅諭一類詔命，在中國也曾有過一聖諭廣訓，那是清光緒皇帝所發布的訓示。不過中國人無論什麼，一遇到成文的規定，就變作「奉行故事」一點不講實效，任是再好辦法也付之枉然，這仍然是自利心的表現，因為這層意思可以省力氣且亦對自己有好處，故中國人在沒有團體思想之前，是什麼辦法也行不通的。然則說來說去，中國人道德的提高，要在根本變更家族思想的本質，而此種變更，又有待於政治力量也。

第二是關於中國之體問題。井上博士之意，以為按中國歷史說，似乎不需要共和國體，因為他一向有特權階級。與美國之由殖民地一躍而成共和國者不同。又說，日本的君主國體，實有勝於中國的共和國體之處，而共和國體之所以不能作到好處，則因沒有適當經典可以領導人民思想。關於政治，我真是外行，但却以為國體之變更與否，絕不是今日所應談之事，今日所應談的事，只是怎樣改進這固有的國家以及全東亞民族的現狀。因為國體問題，絕不當觀

同兒戲，朝設夕更，由某一國體變成為另一國體，一定要付以重大的犧牲，在歷史上前例甚鮮；甚而因此亡國之也有，故國體問題，不應輕易談起，此其一。國體與政體有別，無論何種國體只要政體好，便有良好政治表現，故現今之君主國家，亦皆具有憲政政體，責任內閣制，絕非如以先之一人專制。反之若國體雖共和，而政體全由一人自恣，譬之民國初年之袁世凱，則名曰共和，實是專制，此乃至顯明之事；中國人民所苦的是沒有賢明當局與完全法制的精神，所以三十年來都在私人紛爭中過着痛苦的日子，此非國體之故，乃是政治首領及國民的道德知識問題，在過去君主時代裡，如三國，南北朝，五代十國之擾攘，與近代又有什麼差異呢？故中國絕不是改變國體便立即好起來的，此其二。如前所云，中國雖有極長的君國歷史，而朝代變易極頻，人民自來沒有天皇一系八紘一宇的思想與訓練，至辛亥革命以後，君主遂永成歷史名稱，今日若再提起徒惹人民革命。即退一步說，我們承認君主國體應當恢復，試問究竟誰當作今日之中國皇帝？廿餘年前，袁世凱作廢皇帝之夢時，梁啟超曾著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註六）一文，其中有「吾欲問論者以將來理想上之君主為何人，更實言之，為今大總統梁氏；抑於上而別選丹戎六不之邪？」正是此意。梁氏又說：「夫孰謂共和之利害不宜商榷，然商榷自有其時，當辛亥革命初起，其最宜商榷之時也，過此以往，則殆非復可以商榷之時也。」在民國之初，梁氏已作是論，今當二十餘年之後，自更不當提起了。蓋君主恰如我們所禮拜的神佛，一被摧殘，則失掉其莊嚴

皇道文化與王道文化

田崎仁義



建國東亞
新秩序之目的
日滿三國互
相提携，樹
立經濟及政
治，經濟，文
化等部門

互助連繫的關係，確立在東亞的國體正義，達成共同防共，創造新文化，期望經濟結合的實現，以確保東亞永遠的安全，這是皇國日本政府，自去年冬天以來，所幾次聲明過時，是極其明白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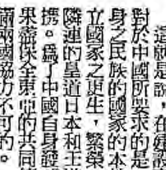
皇道日本與王道滿洲，兩國風來就是一體一心的，在向着這個共同目標，一致協力，運籌共濟的大

性，日本因有萬世一系的皇統，此乃日本精神偉大處，而其國民也就容易養成忠君愛國的精神，這實是中國所不易比擬且不能比較的。此其三。有此三因，故我胃味的以為目前不必談到國體問題。對於已成共和的中國，毋寧說只有改進，却不能說再為顛覆也。關於特權階級的問題，此是近代中國社會史的話題之一。紛爭至今，無所適從。有人說自戰國以來，所謂封建制度，已竟崩潰，有人說直至清末，中國還在封建狀態中。此處之特權階級，當然是指封建制度的產物，我想古來的封建制度雖則在戰國時已漸崩落（秦始皇立郡縣，不過收其成果）但如漢，如晉，如明，均有封建之制，不過絕無以前諸侯得以開國南面自立君臣單獨行政之形式，而其大權全由中央把握罷了。那麼說來，特權階級，總是如井上博士所云，在中國歷史上是有的，可是中國的特權階級，從來對國家對人民都沒什麼好處，而中央政府與人民對他們，尤無好印象。春秋戰國不用說起了，漢有七國，晉有八王，明則靖難，都是很大的變亂，人民極感苦痛的。則除特權階級，怕是中國人民一致的願望，而絕不希望其復生（即如近代之軍閥黨閥，亦何嘗不具有特權階級的臭味，人民對他們的印象又如何呢？）

以三民主義指導的民族，人民對他們的印象，已如前述，且黨府以前推行黨化教育的成績也給我們確實的證明。中國舊經典又不完備，新民主義與大民主主義，亦尚未推行到相當程度，說中國思想界陷於苦悶，則是誠然。一種思想系統，不是短時間所能製造而是時代衍變的自然產物，我是很渺小的，不敢提出什麼具體的意見，井上博士所提此補

皇道文化與王道文化

田崎仁義



建國東亞
新秩序之目的
日滿三國互
相提携，樹
立經濟及政
治，經濟，文
化等部門

道。關於這種態度，方針，決心，和確乎不動的意志，都是已經決定的，所謂皇道新文化的創造，也確成了必將實現的趨勢。所以今日實際上緊急的問題，要以，當中國參加的時候，怎樣去謀求它的協調運轉為主。

這就是說，在建國東亞新秩序上，對於中國所要求的，中國基於其自身之民族的國家的本性本質，謀其獨立國家的再生，繁榮，同時與在東亞隣連的皇道日本和王道滿洲，互相提携，為中國自身發揚其個性，為謀果能保全東亞的共同使命，是非與日滿兩國協力不可的。

然而中國果能盡這種任務，達到這種使命起見，第一，中國自身要整備更生獨立國家的體制，並是認真備建國東亞新秩序的同志者之適當的資格。

所以當面緊急重要的事，就是中國將要怎樣去達成自身的更生獨立。所謂「中國將來怎樣去達成我自身的更生」的問題，要集中在「中國國體以

充爾儒家思想以為將來的文化體系一臂則大體同意，因為這已是幾千年來已在暗中奉行着的，但若加以「教」的名義，甚而真使他儀式化起來，則斷以為不可。若因而牽連到國體問題，尤所不必。

以政治方式改進中國人的自利心使充爾儒家觀念，更進一步如谷口吉彥先生在建設新東亞之指導理念一文所云，東亞民族當為全東亞而努力，而工作，使東亞協的觀念同代替了國家自私的觀念，却真是今日切要之圖吧？

意見如此顯顯，實不值一說。還請井上博士原有見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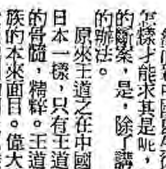
附註

① 論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獲罪於天，無所辭也。」說鬼神而違之，「非其鬼而祭之，諱也。」

② 春秋繁露，卷之七，卷之八，卷之九，卷之十，卷之十一，卷之十二，卷之十三，卷之十四，卷之十五，卷之十六，卷之十七，卷之十八，卷之十九，卷之二十，卷之二十一，卷之二十二，卷之二十三，卷之二十四，卷之二十五，卷之二十六，卷之二十七，卷之二十八，卷之二十九，卷之三十，卷之三十一，卷之三十二，卷之三十三，卷之三十四，卷之三十五，卷之三十六，卷之三十七，卷之三十八，卷之三十九，卷之四十，卷之四十一，卷之四十二，卷之四十三，卷之四十四，卷之四十五，卷之四十六，卷之四十七，卷之四十八，卷之四十九，卷之五十，卷之五十一，卷之五十二，卷之五十三，卷之五十四，卷之五十五，卷之五十六，卷之五十七，卷之五十八，卷之五十九，卷之六十，卷之六十一，卷之六十二，卷之六十三，卷之六十四，卷之六十五，卷之六十六，卷之六十七，卷之六十八，卷之六十九，卷之七十，卷之七十一，卷之七十二，卷之七十三，卷之七十四，卷之七十五，卷之七十六，卷之七十七，卷之七十八，卷之七十九，卷之八十，卷之八十一，卷之八十二，卷之八十三，卷之八十四，卷之八十五，卷之八十六，卷之八十七，卷之八十八，卷之八十九，卷之九十，卷之九十一，卷之九十二，卷之九十三，卷之九十四，卷之九十五，卷之九十六，卷之九十七，卷之九十八，卷之九十九，卷之一百。

皇道文化與王道文化

田崎仁義



建國東亞
新秩序之目的
日滿三國互
相提携，樹
立經濟及政
治，經濟，文
化等部門

什麼原理去更進一步的問題上。就是建設東亞新秩序這個大綱，如果不在如何去求新中國更復活的原理這個根本問題上，加以慎重的檢討，也是難以着手的。這是極其明白的事。

然而新中國更復活的原理，究竟怎樣才能求其是呢，這個，我目前研究的辦法，是：講求王道，沒有別的原則。

原來王道之在中國，猶如皇道之在日本一樣，只有王道，才是中國文化的骨髓，精粹。王道文化才是中國民族的本來面目。偉大的中國民族，由於因他們的國土氣候以農業生產為本的經濟生活與注重家族制度的社會生活為底層，所成立的孝弟之禮與崇拜祖先的風習，以為骨髓，而把這實現現在修身齊家，國平天下之上，這除了王道文化，以外是沒有的。

但是中國因為與民族侵略，受了系統相異的外來文化的影響，王道文化才接連了破壞。譬如由周代以至中世，幾次被凶暴無道的北狄戎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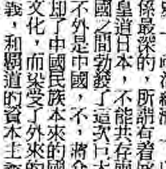
代，一方受着饑饉共產主義的侵入，他方更由於英國以次法美及其他資本帝國主義的榨取，才把中國陷入了今日的窮苦境地。這是在今日無須贅言，大家都曉得的。這在中國國土與地理上，歷史上，政治經濟上，以至於文化上關係最緊的，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能共存兩立，因而在兩國之間勃發了這次巨大的事變。這也不外是中國，不，將介石等領袖，它加了中國民族本來的國體性的王道文化，而接受了外來的民道的共產主義，和朝道的資本主義的惡影響的結果。

所以到和與皇道日本，王道滿洲，共同建設東亞新秩序，實如東亞太平洋的和平之確立的，新中國更生的大方針，第一，先要掃除成敗侮中國，使中國陷於混亂最嚴重的民道，其善的共產主義，和朝道的資本主義的惡影響的結果。

所以到和與皇道日本，王道滿洲，共同建設東亞新秩序，實如東亞太平洋的和平之確立的，新中國更生的大方針，第一，先要掃除成敗侮中國，使中國陷於混亂最嚴重的民道，其善的共產主義，和朝道的資本主義的惡影響的結果。

皇道文化與王道文化

田崎仁義



建國東亞
新秩序之目的
日滿三國互
相提携，樹
立經濟及政
治，經濟，文
化等部門

無辦法的。

實在王道文化是基於中國民族有生的魂魄，在善美質樸的中國國土上由於生命的，自動的，與優秀卓成的中國民族之民族性的龐大壯麗的文化，以經過中國五千年歷史之王道原理而織成的王道文化為骨髓，運行而來的，所以要把它復舊更生，發揚與起，新中國必能達到一大目的，一大發展，這是毫無疑義的。而且這種王道文化，是與日本皇道文化最近而特別的，在悠久的歷史上，彼此保持着特別親密的關係，更且在中國之外的滿洲國也是以王道文化為骨髓而建立起來的。所以新中國更生的原理，以求之於王道文化，最為適當，不，我們僅能去這之外，是別無辦法的。相與東亞新秩序，是必定期須由於日本的皇道文化與中國國體的王道文化所構成的皇主王道文化的創造的發現。

筆者介紹大阪商科大學教授，經濟學博士，又為王道學權威者。